

## 提要

蘭陵笑笑生之《金瓶梅》於明萬曆年間成書。<sup>1</sup>當時的社會環境已減少明初禁慾風氣的影響，縱慾風氣瀰漫整個社會。《金瓶梅》<sup>2</sup>於此時代背景下成書，不少也受此現實氛圍影響。文本中的男女關係複雜，其中有不少人妻出軌的情節，與明初提倡寡婦守節風氣相對，成為本文着意討論的重點。本文共三章，以《金瓶梅》中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宋蕙蓮和王六兒四位人妻出軌的故事作切入點，探討四婦出軌行為背後的意義。第一章以文本分析四婦犯姦原因，從對情慾和物慾的渴求以及她們對禮教的反抗情況兩方面切入。第二章以《金瓶梅》中的旁觀者與參與者對人妻犯姦事件的取態，以此作其他角度，觀察文本內的社會氣候對犯姦事件的接受。第三章則配合《金瓶梅》借宋喻明性質，從明中葉社會多種包括商業社會的興起、縱慾風氣和心學的提倡等轉變，分析社會主流風氣轉變與出現人妻出軌事件的關係，以見明中葉成書的《金瓶梅》，當中人妻出軌的不倫事件，如何受社會氣候左右而產生。

---

<sup>1</sup> 歷代學者對《金瓶梅》成書主要有「嘉靖說」和「萬曆說」兩種說法。前說有秦修容支持，以《金瓶梅》的問世「設定於明代嘉靖年間」。見秦修容：〈前面的話〉，秦修容整理，（明）蘭陵笑笑生著：《會評會校本金瓶梅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8），頁1。而譚倫傑指，「萬曆說」的說法多被學者接受。見譚倫傑：《俗世風情——話說《金瓶梅》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，2001），頁27-35。如吳晗認為，《金瓶梅》是出於神宗萬曆中期的作品。見姚靈犀編，吳晗等著：《金瓶梅研究論集》（香港：華夏出版社，1967），頁23-24。對吳晗之說，魏子雲於《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》中認為，吳晗指的《金瓶梅》版本，是《金瓶梅詞話》；而他所指的《金瓶梅》並非《金瓶梅詞話》，而是比詞話本更早出現的版本。魏子雲配合《金瓶梅》中多佛教因果報應說之內容與嘉靖年間佛教發展衰落作對照，以及當代評論者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篇》的成書時間等因素，推論《金瓶梅》的成書時間應是神宗萬曆末年，而《金瓶梅詞話》則在之後。見魏子雲：《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1），頁39-49。而本文採用較多學者接受的「萬曆說」，言《金瓶梅》一書成於萬曆年間之說法。

<sup>2</sup> 本文選以秦修容整理之《會評會校本金瓶梅》為研究《金瓶梅》之版本，所有文本摘錄內容，如無注明，皆出自此版本。秦修容整理；（明）蘭陵笑笑生著：《會評會校本金瓶梅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。